# 第五章

講道的執行

**The Act of Preaching**

現在我們要談談講章的行」 , 可以稱之為講道本身題的第二大方面。

「傳講」 , 或者叫做講道的「執 , 來與講章區別開來 。

我要再次申明 , 我在此階段僅概括性地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 首先我要大致談談究竟何為講道 , 然後我們再詳細探討 。 在討論細節之前 , 先有一個清晰的總體概念會比較好 。

很難定義「傳講信息」一一或者有時叫做「講道」

個問題 。 處理此事 , 顯然不在於定下一些規則與條例 。 目前出現的很多困擾,我認為原因在於,人們確實將對這個問題的解答視為一些說明、規則與條令,一些當作的和不當作的。其實並非如此。但難處在於,如何把我們的定義訴諸文字。講道是當人聆聽之時才能意識到的事,所以我們在此充其量只能談談關於講道的幾件事情,無法更加深入。這個情形,就好像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裏嘗試給「愛」下定義之時所感覺到的 。 你充其量只能說說關於它的一些事情 , 說說它是這個 , 而不是那個 。 然而 , 有些事情是可以確定的,當你做出貨真價實的講道之時必然呈現。 

**全人投入**



首先,講道的人必須全人投入其中。這一點在菲利普斯 · 布魯克斯 (Phillips Brooks ) 關於講道的著名定義中就提出來了 , 即「真理通過人格傳達出來」 。 我覺得這是對的 , 講道的時候 , 人所有的官能都用上了 , 整個人都參與其中 。 我認為 , 甚至人的身體也包含在內 。 此時 , 我想起我在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位前輩 , 約翰 · 赫頓博士曾經說過的話。



從他的情況來看 , 講道總是可以與他的講章的內容區分開 。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前任 , 約翰 · 亨利 · 朱維德(John Hen丶YJowett)博士 , 是位在美國和英國都名聞遐邇的傳道人。朱維德很安靜 , 比較膽小,他覺得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超大講臺讓他難以適應 。 他說 , 當他一個人站在那個講臺上 , 會眾從各個角度都能看到他 , 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站在一塊田裏。他對此十分敏感,要求在講臺四周安放欄杆、掛上簾子,這樣至少他的大部份身體可以被隱藏起來。後來,就像我說的,他的繼任是約翰·赫頓博士。他上任的第三個主日,我恰巧在那裏。我和其他人都注意到,講臺四周的布簾都已經被撤走。人們可以像從前一樣,看到講員的全身。赫頓博士向我們解釋說,是他要求撤下布簾的,因為他認為, 一位傳道人應該用他的整個身體講道一並且他本人就是如此行的。他告訴我們,他講道的時候,要用腦袋、也要用腿。如果我們注意觀察,就會發現的確如此。只要看看,就知道這千真萬確!我不知道那是否總會幫助講道,因為他用盡各樣的姿勢 。 他作出站在腳尖上 , 把一隻腳繞在另一條腿上, 諸如此類的動作。我的音…田疋。 ,他說的有道理,這是全人的投入 。 他不是像一尊雕像一樣站在那裏 , 僅僅從嘴唇發出話口口 , 他的整個人都用上了~姿勢、動作等等 。

我並不想太把這當回事 , 然而你要記住 , 當人們問德謨提尼演講的第一要素是甚麼的時候 , 他的回答是「動作」 。然後人們又問,「那麼 , 第二大要素是甚麼? 」他又回答 ' 「動作 。 」他們說 , 「那麼 , 第三個要點是甚麼? 」答案依然是「動作」 。 毫無疑問 , 有效的演講包括了動作 , 這就是為我要強調全人參與的原因 。

在權柄之下的權柄意識

我想強調的第二部份 , 是權威感以及掌控會眾和進程。講道的人絕對不應該唯唯諾諾 , 不能讓人覺得他要得到人的許可才能講 , 他不是試探性地提出一些建議和想法。這完全不是講道者的態度 。 他是在那「宣告」事情的人 , 他是具有使命與權柄的人 。 他是一位使者 , 他應該清楚自己的權柄。他要時刻明白,自己是受差遣的使者,站在會眾的面前。顯然這不是自信心的問題,對講道的人來說,自信心總是可憎的。使徒保羅自己說到,他到哥林多的時候「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們都需要意識到這一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要帶著歉意,而是說你要明白你所做的是十分莊嚴、肅穆、重要的事情。你毫無自信,但你是一個處在權柄之下的人 , 你擁有權柄 , 這點應當被表現得直白而清晰 。 我十分重視這一點 。 我認為 , 講道的人絕不應該受會眾控制 , 他應該負責並掌控全體會眾 。 稍後我會十分詳細地談談這幾點。

自由與相互作用

在講道者和 「執行」講道的一般觀點裏 , 還有另一個特性,就是自由。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 按照我們所說的 , 儘管講道的人已經準備好了講章 , 而且準備得很精心 , 但是他在講道的執行上、在傳講講章的時候必須毫無拘束, 不要過分拘泥於他所做的準備。這一點至關重要 , 是執行講道的精髓 。 我不是純粹就拿著講稿站在講臺上的情形而言因為即使脫稿也可能會受到拘束 。 我所指的是,講道的人應該是自由的 。 在此 , 自由意味著預備接受當下的感動。既然我們把講道看作是在聖靈的作用和能力之下的一個活動,就必須強調這一點 。 因為 ,。一個人準備好了講章之後,他的準備工作仍未結束 。 講道的奇妙之一在於 , 你常常會發現最好的事情都沒有經過預先的策劃 , 而且在準備講章的時候你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 可是當你真正開口講道的時候 , 它卻冒出來了。

另一件我所重視的事情,是講道的人在講道的時候,應該多少從會眾那裏獲取一些東西。會眾裏有一些人很屬靈, 他們被聖靈充滿,對講道也有促進作用。貨真價實的講道, 總是帶有交流的成份。這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篇論文、一次講座,和一堂講道兩者之間的區別。讀論文的人不會從聽眾那裏獲取甚麼,他面前擺放好他所寫下的就夠了,過程中沒有新鮮的創造、缺乏交流。但是講道的人一雖然他也準備,並且精心準備一因著這個屬靈自由的成份,他就能夠從會眾那裏獲取東西,而且的確如此。這是一個相互作用,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帶來天壤之別。

任何稱職的講道的人都能證實這一點。的確,就連世俗世界裏…政治等類的一當之無愧的演說家都清楚這一點' 也常常經歷到與聽眾的回應產生交會 。 講道的人身上更是如此 。 感謝神 , 常常在講道的人 , 這個可憐的人 , 因為各樣的原因而處境最糟的時候…也許沒有時間準備他本應該做的 ' 或者是各種身體狀況 , 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妨礙了講道的順利進行~會眾的反應與熱情使他振奮起來 、 鬥志昂揚 。 講道的人一定要預備接受這點 , 否則他會錯失身為講道者所能獲得的最精彩的體驗之一 。 因此 , 這個自由的要素是極其重的。這就是上一次講座中我最後提到的 , 雖然你已認真仔細地準備好了講章 , 但是在你走上講臺開始講道之前 , 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些甚麼 。 你有可能會對所發生之事震驚不已。可能有新的因素闖入 , 也許有個鬆散的結尾 , 也許有些未完成的句子 。 好多類似的東西可能會受到許多學究的譴責 、 文學批評家的批評 , 但這些卻是講道的真義 。 講道就是要對人產生影響 , 只要你把這個放在首位 , 不要過分注重其他的成份,你就會成功。

自由這一因素至關重要 。 講道應該始終受制於聖靈一一祂的能力與管理一一一而你不知道將要發生甚麼 。 因此 , 永遠不要拘束。一方面說「準備 、 認真準備」 , 另一方面又說「不要拘束」 , 這聽起來似乎很矛盾 。 然而並非如此 , 正如保羅所說的 , 「就當恐懼戰兢 , 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 腓二12至13 ) 。 你會發覺 , 在你準備的時候幫助你的聖靈 , 此刻在你講道的時候又以全新的方式來幫助你 , 向你開啟一些在你準備講章的時候未能得見的事情。

嚴肅與活潑

下一個要素就是嚴肅性 。 講道的人必須是個嚴肅的人, 他絕不能讓人覺得講道是一件輕鬆 、 膚淺、平庸的事 。 我在此只略微提一下 , 稍後我會有更多的闡述 。 現在我籠統地提出, ~個講道的人必須使人感到 , 他所做之事的嚴肅性超越任何人所能考慮到的事情 。

他究竟在此做甚麼 ? 他乃是從神而來向他們說話 , 在向他們講述神 , 講述人的境況以及他們靈魂的狀態 。 他告訴他們 , 他們天生就處在神的憤怒之中 「本為可怒之子 , 和別

人一樣」一一他們的生活方式得罪了神,要受到神的審判,並且警告他們那擺在他們前面的、可怕的、永遠的結局。

如何,所有講道的人都要認識到今生的生命轉瞬即逝。全世界的人都忙於自己的工作和事務,沉浸在享樂與虛榮之中, 他們從未停下腳步,思索生命的短暫。這就意味著,講道的人始終應該營造並傳達一種印象,讓人們知道講臺上正在進行的事情是多麼的嚴肅。你記得理查·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著名格言

我講道,好似再無機會講道

好似一個垂死之人向一群垂死之人講

我認為,這再恰當不過了。你還記得十九世紀蘇格蘭那位聖潔的麥其尼( Robert Murray McCheyne )吧。據說,他走上講臺之時,甚至還未發一 ,人們就開始默默哭泣。這是為甚麼?就是因為他具有這種嚴肅性。人們一見到他就能感受到,他從神而來,要向他們傳講神的信息。所以,他還未開口,就產生了此番效果。忘記這一點,對我們自己有害,對聽眾也損失慘重。

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糾正一一或者,與其說是糾正 , 不如說是防範一一人們對我在此講述的觀點的曲解 。 我指的是「活潑」的因素。這裏所強調的嚴肅 , 並不意味著陰沉 。 嚴肅不是悲傷 、 不是病態 。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區分 。 講道的人必須充滿活力 , 你完全可以既充滿活力又嚴肅認真。

讓我換種方式來說 。 講道的人絕對不要沉悶 , 不要枯燥乏味 , 他不應該是所謂的「陰沉」的人 。 我之所以強調這

100

點 , 是因為人們常常告知我這些 , 讓我很是憂心 。 我隸屬於改革宗傳統 , 並且最近四十年該傳統在英國的復興多少跟我有些關係 。 因此 , 當教會的人不時跑來跟我說,年輕的改革宗都是好人 , 他們無疑讀過很多書,也非常有學識,但是他們是十分乏味無趣的講道者 , 這讓我感到擔憂。跟我說這話的人 , 自身也持改革宗的立場 。 這對我來說是很嚴重的問題。沉悶乏味的講道者 , 有一些根本上的錯誤。一個人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怎麼會乏味呢?我想說,一個「沉悶的講道者」,這本身就是個矛盾用語。如果他很沉悶,那麼他就不是一位講道的人。他也許站在講臺上講話,但是他肯定不是講道的人。有了聖經的宏偉主題和信息,是不可能沉悶的。這是宇宙中最引人入勝、最激動人心、最扣人心弦的主題。用很沉悶的方式將其呈現出來,這真的使我懷疑,造成這種沉悶的人,是否從未真正理解他們自稱相信並提倡的教義。我們的所作所為,常常顯示出我們的所是。

熱情

讓我們繼續。下一個是熱情與關切之情。這旨一因素當然是密切相關的。說到熱情,我指的是 ,一位傳道人應該總能



使人感到他被自己所講的話打動 。 如果連他自己都沒有被感動,別人也就不會被感動 , 所以這是絕對必要的。他必須用事實告訴人們 , 他被自己正在做的感動了、被吸引住了。他的心裏充滿了內容,急於告訴別人 。 他對此激動不已,想跟所有的人分享 。 他也十分關心他們 , 這就是他要向他們講道的原因 。 他為他們著急 , 想要幫助他們 , 渴望把神的真理告訴他們 。 所以他幹起這件事來精力充沛 、 滿有熱情,顯示出他對人的關切 。 也就是說 , 一位講道的人 , 如果看上去置身

於真理之外 , 只是在講一些很美好 、 真實 、 很棒的事情 , 那麼他就根本不是講道的人。

不久前在病後康復的日子裏 , 我碰到了我在此訓斥的事情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 我住在英格蘭某地的一個村子裏 , 從我住的地方跨過馬路就是當地的教堂 。 那晚 , 我發現講道的人在講先知耶利米 。 他告訴我們 , 他要開始關於該先知的一系列講道 。 於是 , 他就開始講耶利米書裏的那篇著名篇章,說到耶利米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神的話似燒著的火閉塞在他骨中,這就是他所講的經文。後來事情如何?離開的時候,覺得我見證了一件非比尋常的事情,因為那堂聚會裏面所完全缺少的一樣東西就是「火」。這位仁兄談論的是火,可他自己好像坐在一塊冰山上。他處理火這一主題的態度真是既冷淡又漠然,活生生地否定了他自己所講的,或者我該說,是死沉沉地否定。這篇講章的架構與準備都很不錯,顯然他花了大量心血,寫下了講章的全文,因為他是照著念的。但是,偏偏缺了一件東西,那就是火。他的講道沒有熱情、沒有熱切,看不出來對我們全體會眾的關切,他的整個態度似乎是事不關己的、學術性的、刻板的。

讓我這麼說吧。我想起幾年前讀過蘇格蘭一位著名新聞記者寫的一篇文章 , 是關於他出席的一次會議 。 他寫的一句話讓我永生難忘 , 常常責備我 、 譴責我 。 他聽了兩位講員講相同的題目 , 他接著說 , 他們兩位都是非常能幹又有學問的人 , 後面的話語出驚人 , 「兩位講員之間的差別在於 , 第一位是辯護律師 , 第二位是證人 。 」真是一針見血 , 講道的亾絕對不應該是辯護者、辯護律師 。 律師的工作是在法庭上代表某人 , 他對這個人並不感興趣 , 也許根本不認識他 , 因此跟他沒有個人的利害衝突 。 但一… 。 ,這個人的案子的辯爿犬

,巠交給他了 。 辯護狀已經準備妥當 , 裏面包含所有的事實與細節,以及這個個案當中的法律問題和特殊事項。辯護狀已經呈遞給他 , 他所要做的就是替這個案子辯護。他本身並不會參與到案子裏面 , 他也並不真正關心 。 他不過是漠不關  、置身事外地處理這樣一件事。

講道的人絕不能如此 。 這也是講道的人與講師之間的差別。講道的人始終有參與 , 所以必須滿有熱情 。 他不是單純在「處理」案例,這樣的作風是許多講道者面臨的最大誘惑之一,尤其是那些生性比較衝動的人。我們已經講過,我們手頭有件無與倫比的案例,我們有系統神學以及真理的知識,用來辯論、推理、論訁豆、證明案子,駁斥所有的反對意見和辯論方,這真是上佳的機會。可是,如果講道的人使人感到他只是一個案子的辯護律師,那他就徹底失敗了。講道的人是見證人,這正是主自己所用的詞, 「你們… …要· · 做我的見證 , 」講道的人自始至終都應該如此。對於講道的人而言,沒有比給別人一種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印象更致命的了。

熱忱

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個要素 , 即熱忱。用今天的俗話說 , 講道的人絕不能 「客觀」 。 講道的人常常如此,他做的每件事都正確、幾近完美 , 但卻很客觀 , 沒有活力、太冷、不動人 , 因為這個人自身還未被打動 。 對於講道的人 ' 這是不對的 。 如果他真的相信他所說的 , 他一定會感動,不可能不感動。這就引出了熱忱的必要性 。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流淚」講道 。 在使徒行傳二十章 , 他對以弗所的長老們

提到這一點 。他在腓立比書三章提到假傳道人之時 , 也是「流淚」告訴他們。

縱使使徒保羅理性水平極高 , 是數世紀來的思想大師之  , 但他說話和講道之時 , 卻常常感動得痛哭流涕。 有人說 , 假如你是理性泰斗 , 你就不會展現出情感 。 這話從何而來?多麼可笑、愚蠢啊!一個人若從未被這些事情感動過, 我認為他就從未真正明白過。人不是真空中的理性思維,他是一個完整的人。他有頭腦、也有心靈,如果他的頭腦真的領悟了,他的心靈也會被感化。你還記得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六章17節指出,「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 現今卻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因著我們所傳的真理的特性,如果一個人沒有用心,我要冒昧地詢問並質疑,他的頭腦是否真正明白。當然,一直以來所有偉大的講道者都是如此。似乎懷特腓德在講道的時候就總是有眼淚從他臉上滑落。這裏,我覺得我們都該遭到譴責、受到責備。我得承認,我當責備我自己。過去偉大的講道的熱情特徵都到哪裏去了?為甚麼現代的講道者,不像以前的偉大講道者那樣常常受感動、欣喜不已呢?真理並沒有改變,我們相信它嗎?被它懾服,降服於它,又被它高舉,直到「永遠將你愛頌揚」嗎? 

講道的人就是因著這些原因 、 藉著這些方式 , 與他的聽眾接觸的一個人 。 他不是超脫的 , 他與他們有親密的關係

編按 : 出自查理 · 衛斯理詩歌 <神聖之愛 , 遠超眾愛> (Love



Di丶ine, Ali Loves Excelling ; 《聖徒詩歌》 18 首) , 此句可直譯

為 「 迷於驚詫 、 愛 、 與讚頌 」 ( Lost in ”“d。「, 1。"。 an praise ) 

104

這都表現在他的聲音 、 舉止上 , 在他的整個態度中 。 他所有

的一切 , 都表明講道的人與他的會眾之間有種親密的關係。

急迫感

那麼我要講講下面一點 , 就是急迫感 。 某種程度上 , 我已經講過了 , 但仍然值得再次提出來強調一下 。 保羅對提摩太說 , 講道的人「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急切力行」 ( 提後四 2 , 《呂振中譯本》 ) , 也是因著同樣的原因 , 出於其所處的立場 。 這就使得講道是如此驚人的一個動作 , 責任重大、排山倒海 。 使徒保羅查看他的事工的時候 , 問「這事誰能當得起呢?」也就不足為奇了。若有人以為自己有滿腦子的知識就可以勝任這一切的話,他最好重新開始學習。「這事誰能當得起呢?」你在做甚麼?你不是在單純地傳遞資訊,你是在跟靈魂打交道,你面對的是走向永恆道路的天路客。你處理的,不僅是今世的生與死的問題,還涉及到永恆的歸宿。

再沒有甚麼事情如此刻不容緩。我想起威廉斯·柏恩斯 (Williams Chalmers Burns )一天下午說的話。大約一八四零年的時候 , 他在蘇格蘭的復興中被神大大使用 , 順便說一句 , 就是在我提到的麥其尼的教會 。 有一天 , 他把手放在一位牧師弟兄的肩上說 , 「弟兄 , 我們得抓緊時間 。 」如果我們~點都不了解這種緊迫感 , 我們就不知道何為真正的講道。你可以在任何時候開講座 , 現在 , 或是一年以後 , 區別都不大 , 其他大多數的事情也是如此 。 但是福音的信息刻不容緩 , 因為你不知道你和其他人在一週以後、甚至一天以後還會不會活著 。 「雖生之中 , 奔向死局」 , 傳道人若不表明

這種緊迫感 , 若不顯示出他是處在神與人之間、講述時間與永恆之間的事 , 他就不該站在講臺上 。 這,一事情 , 容不得沉著 、 冷靜 、 科學的超然態度 。行 。 但是對一個傳道人來說 , 想像的。

這些對一個哲學家來說也許可因著他所處的立場 , 這是無法具有說服力的同情與能力

同樣,講道也要有說服力。「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講道這個行為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說服人。講道者講話的態度不是說「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他渴望勸服人接受其信息的真理,他想讓他們認識真理,他努力為他們做些事情,對他們產生影響。他不是來宣讀關於經文的學士論文,不是來賣弄知識。他面對的,是活生生的靈魂,他想要感動他們、帶動他們,引導他們走向真理。這就是他的全部目的。如果缺乏這個因素,無論怎樣,都不能被稱為講道。所有這些問題,都指出開講座與講道之間、或者是論文與講章之間的差異。

我們還必須特別提出同情這一要素,儘管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已經照顧到了。假若眾多事情中有一件我不得不承認不足的話,我得說這就是我的事工中最缺乏的部份。某方面來說,這應當來自於對人的愛。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倫敦聖公會牧師理查 · 塞西爾 ( Richard Cecil ) 的話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 : 「愛講道是一回事 , 愛那些來聽講道的人又是另一回事 。 」我們當中有些人的問題是愛講道 , 可是卻無法總是保證愛那些來聽我們講道的人 。 如果你缺少對人的憐憫 , 你也就缺少貨真價實的講道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一對亾的同情 。 我們的主看見許多人「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憐憫他們」 。 你如果對此一無所知 , 你就不應該站講臺, 因為這必定要在你的講道中出現 。 我們不能只有純粹的理性

論 , 還要有額外的這一點 。 你對人的愛能夠、也必然產生這種同情 。 有甚麼能比認識到神在基督裏為我們所成就的更感人呢?因此 , 對這一點的思考和了解能深深地打動我們 。 留意查看發生在偉大的使徒自己身上的事 。 他以一個論證開始 , 是為了讓我們認識自己的罪 , 知道我們失喪的境況以及對基督的完全依賴 。 可是 , 當他一提到那個名字的時候,他似乎忘記了他的論證 , 突然迸發出他的一篇滔滔不絕的演說 , 他的內心深處大受感動 , 於是他寫出了那些熾熱的篇章 , 使我們也感動落淚 。 這就是 , 思想神在基督裏為我們所做的 、 祂所遭受的 、 以及神對我們的大愛 , 「神這樣地愛世



人… …」(約三16 ,《呂振中譯本》)。

同情,是懷特腓德講道的一大特徵,他是歷代最偉大的講道者之一。十八世紀的偉大演員大衛·加里科(David Garrick)曾說,他希望能像懷特腓德那樣說出「美索不達米亞」這個詞!他還說情願出一百畿尼,讓他能像懷特腓德一樣悲愴地講出「哦!」這個字。現代老於世故的人,也許對此嗤之以鼻 。 但是 , 只有當我們開始認識到了這個動人的品質 , 才能成為真正的講道者 。 當然 , 一個試圖產生效果的人 , 只會成為演員 , 他是冒名頂替的 。 但當「神的愛澆灌」在人的心裏 , 就像澆灌在懷特腓德的心裏一樣 , 同情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對我來說 , 同情與感情的成份十分重要 。 這是本世紀嚴重缺乏的 , 尤其是在改革宗圈內 。 我們容易失去平衡,變得過於理智 。 事實上 , 甚至鄙視感覺與情緒的因素 。 我們滿有學識 , 掌握真理的能力很強 , 以至於容易鄙視情感 。 我們覺得 , 普通老百姓很感性 、 易於動情,但他們沒有學識 。 這不正是鄙視神放在人身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一感情一一的危

險和趨勢嗎 我們不再知道何為欣喜若狂 , 不再體會深受感動的滋味。你還記得馬太 · 阿諾德 ( M " 。” 丶"、0 ) 對宁教的描述 , 他說, 「宗教是漂染感情色彩的道德觀」 。多麼典型的馬太阿諾德 , 又是多麼錯誤 , 完全盲 目 ! 「宗教、「漂染 感情色彩的道德觀」 ,只是一點「漂染」,多一點都是粗魯無禮的 。 這位 「小紳士」 從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別忘了 , 馬太 · 阿諾德是托馬斯 · 阿諾德(Thomas Arnold)的兒子。托馬斯 · 阿諾德是拉格比市 (Rugby ) 著名的公立學校的校長 。 他教導學生 , 真正的紳士從不流露情感 , 總是駕馭這些情感。 一觀念似乎瀰漫在教會以及許多基督徒的生活中,人們視感情為不太雅觀的事。再一次,我對此的回應就是,你思索這些託付給我們講道者人的榮耀真理,假如不受感動的話,那麼你的屬靈視覺一定出問題了。

就像我說的,使徒保羅看待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靈魂深處從來沒有不被打動過。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你記得' 羅馬書第九、十 、 十一章 , 使徒保羅一直在特別解決猶太人的問題 , 他們從何而來 , 在因信稱義這一光中 , 他們處在甚麼地位 , 等等 。 他選了這個題目 , 論證了 、 推理了 , 得出了偉大的結論 , 但他沒有就此停止 , 他發出讚歎 :

深哉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 祂的判斷何其難測 ! 衪的蹤跡何其難尋 ! 誰知道主的心 ? 誰作過祂的謀士呢 ? 誰是先給 了 祂,使祂後來償還呢 ?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 , 倚靠衪 ,歸於祂 。 願榮耀歸給祂 , 直到永遠。阿們!

108

這是純粹的偉大情感 。 注意 , 我說的是情感 , 不是感情主義,我很排斥那個 。 沒有甚麼比一個人特意去虛情假意地玩弄人們的感情更可恨的了 。 我對此除了譴責以外 , 絲毫沒有興趣。我的主張是,一個人如果真正認識他所信的真理,他必定會為之動容。否則,他並不屬於那一群人,那一個包括偉大使徒在內的群體。然而現今,抵制情感卻成了時尚。

我記得,幾年前在倫敦有一次很大的佈道活動,有一天,一位宗教界的領袖找到我說,「你去參加了嗎?」我說,「還沒有去。」他說,「了不起,了不起。有上百人走上前來。你知道嗎,並無情緒一一太了不起了!」他不停地重複「沒有情緒」。他覺得很了不起的是,這些前來回應呼召的人面無表情,這是令人愉快的事情。沒有情緒,太好了!

沒有情緒,了不起!

對這種態度,我們能說些甚麼呢?我想問幾個問題。

個人認識到自己是個受咒詛的罪人,他會無動於衷嗎?一個人往地獄看的時候,會毫無反應嗎?一個人聽著律法似雷的響聲,可能沒有任何知覺嗎?或者反過來,一個人可能思想到神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而不為之動容嗎?這種態度實在荒唐。現在,很多反對過度情緒化的人,恐怕置自己於一個地步,不知不覺地否認了真理。耶穌基督的福音,會全方位地佔據人的身心。如果所傳的福音並不是如此,那就不是福。福音的 目 的就是如此 , 這也是福音所做的 。 福音可以使人重生 , 全人全心都參與其中 。 所以我覺得 , 同情與感情這一因素 , 深受感動這一成份 , 在講道中應該非常突出才行 。

最後我要講講「能力 」這個詞 。 我不打算在這裏講得過

細 , 因為這太重要了 …講,是之後的某講

,

。

以致值得用整整一講來探討 。 不是下講道如果不帶有能力 , 那就算不得講

道 。 畢竟 , 貨真價實的講道 , 是神在作工 , 不是只有人在講話 , 是神在使用他 。 他是神所使用的 , 受聖靈的支配 。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稱之為「用聖靈和大能的明 一」'或他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5節說的 , 「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

就是這樣 , 這是貨真價實的講道的一個基本要素 。

# 講章與講道:並不相同

總而言之,貨真價實的講道乃是由如下兩個要素平衡地結合在一起一一講章與講道的執行。除了講章,還要有講的「執行」,這才是真正的講道。兩者都需強調。我已經提到過兩者之間的區別,但我還想再多說一句。如果你尚未分清楚講章與講道的執行之間的差別,作為一位講道的人,你很快就會察覺到這一點。你察覺到的方式,很可能和許多次我察覺到這一點的方式相同。事情是這樣的,某個主日你在自己的教堂講道,你講了一篇道。不知怎地,這篇道講得很輕鬆,非常順利,還帶著一定的能力,連你自己都被感動了。你那天的「禮拜好極了」 , 其他人也深有同感 。 很好 , 下個主日或週間晚上 , 你得去別處講道 , 你對自己說 , 「我要講上主日的那篇道 , 上次講得好極了 。 」於是 , 你帶著同樣一篇講章走上另一個講臺 , 開始講起來 。 但是你突然發現你一無所有 , 似乎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消散了 。 如何解釋這一切呢?可以這麼來解釋 : 上個主日你在自己的講臺上講道的

候 , 聖靈臨到了你 , 或者也許是臨到了聽眾 ( 如我前面解釋的 , 很可能是臨到了聽眾 , 然後你再從他們那裏 受了祂) , 你的那篇小小的講章被昇華了 , 聖靈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賦予你特殊的恩膏與權柄 , 使得你有了超常的服事 110

可是 , 眼下你處在不同的環境 , 面對不同的會眾,你自己的感覺也不相同 。 於是你當下唯有依靠你自己的講章 , 然後你突發現,其實你的講章並沒有好到哪裏去。

這件事有助於說明一篇講章與講一篇道之間的區別。

一個偉大的奧秘 , 我盼望還會再次提及。不過我現在要強調,這兩者是不同的,貨真價實的講道是指兩者的結合。你不能依賴其中的這個或那個。不能僅僅依賴你的講章,也不能僅僅依賴你講道的執行,兩者對貨真價實的講道都很重

讓我還是用一個故事的來說明,這是一件趣事。在威爾斯有一位我十分熟悉的老傳道人,他是一位很能幹的老人、很好的神學家。但是,我很抱歉地說,他傾向於譏諷他人, 是位非常尖銳的批評家。有一次他出席一個宗教會議,最後一場有兩個人講道 , 他們都是神學教授 。 第一位講完了 , 結束以後 , 這位老傳道人 , 這位批評家 , 對他身旁的人說 , 「有光沒有熱 。 」接著第二位講完了一一一他年紀稍大些 , 多少有些情緒化。他講完之後 , 老批評家對身旁的人說 , 「有熱沒有光。 」這兩次都被他說中了 。 不過 , 重點在於兩位傳道人都有缺陷 。 你必須有光有熱 , 講章加上講道。有光 、 沒有熱,不會打動任何人;有熱、沒有光 , 則不具備永恆價值 , 可能有短暫的 、 一時的效果 , 但並不能真正給人幫助 , 不能建造他們並解決他們的問題。

## 講道的精義與目的

何為講道 ? 講道是燃燒的邏輯 ! 雄辯的推理 ! 這其中有矛盾嗎?當然不矛盾 , 關乎這個真理的推理 , 應該是非常雄辯有力的 , 就像你在使徒保羅和其他人身上看到的。那是燃

燒的神學 , 我認為沒有著火的神學是有缺陷的神學 ,或者至少是人的理解有缺陷 。 講道就是來自一個充滿火熱之人的神學 , 對真理真正的認識和經歷必定導致這一點 。 我再說 , 不動感情地講這些事情的人 ,沒有任何權利站在講臺上,也絕不應該允許他站在那裏。

講道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 我想是這樣的 , 講道要使人們感知神以及神的同在 。 正如我之前所述, 過去的一年我~直病著,也就有機會 、 有榮幸去聽別人講道 , 而不是自己講

在帶病聽道之時,我所尋找、嚮往和渴望的就是這一點。我可以原諒一個人講道講得很糟糕,我也幾乎可以原諒任何其他事情,前提是這個講道的人使我認識到神、餵養我的靈魂。即使他自身有缺陷,但是他若能讓我感覺得到他正在處理一件非常偉大、非常光榮的事情,若能讓我稍微地瞥見神的威嚴與榮耀、我救主基督的愛以及福音的壯麗,我幾乎可以原諒他的一切。如果他做到了這些,那我就欠了他的債, 我深深地感謝他。因著在當下為我們所提供的一切,因著在永恆的未來那美好的無限可能性,講道是人能夠從事的最奇異、最激動人心的事情。

讓我用兩段引文來結束這一講。一百年前美國有一位偉大的講道者桑威爾(James Henry Thornwell) , 他很可能是美南長老會出來的最偉大的神學家 , 他也是位傑出的講道者和滿有囗才的人 。 有人說 , 他在美洲大陸是僅次於撒母耳 · 戴維斯(Samuel Davies)的最有口才的傳道人 。 以下是他的傳記作者留給我們的 , 關於去聆聽和觀看桑威爾講道的印象。請注音… ' 這證實並說明了我的解釋一一貨真價實的講道涉及到觀看與聆聽,講的人全人都參與到講道的行為當中，他這樣寫道:

第五章講道的執行

世上何樣的文字可以描述那發亮的眼晴 丶 那顫抖多變的聲調 丶 那豐富的表情 丶 那極富象徵意義而又典型的手勢 丶 以及那顫抖的全身 ? 他所擁有的這一些,都超出了作者的表達能力!閃電發出亮光丶浮雲點綴在天空丶海洋的波濤泛出白色浪尖,這一切都超出了畫家的畫筆。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這就是他對桑威爾講道的印象 。

再來看看桑威爾本人如何看待講道,以及身為講道的人,他如何看待他自己。

了解如何成為一位講道的人以及如何講道,是非常重要的事。有效的講道來自於研究丶訓練和禱告, 尤其是聖靈的恩膏。有效的講道,當為了傳講而吸納所有文體的優勢,不單帶著堅定的信仰來傳講, 還帶著天賦仁愛的制約影響力。它們應該發自內心,充滿了基督的愛和對靈魂的愛。若以此為標準,世上的講道真是屈指可數。考慮到許多自稱是牧師的人的講道水平,神在世界上的事工居然還沒有遭毀滅,真是神的恩典與能力的奧秘。在這方面,我自己的表現讓我感到厭惡。我從來沒有寫好過一篇講章,更不用說傳講了。願主賜給你更多的知識丶恩典和專一的目標

我對此沒有甚麼補充了 。 任何人只要稍稍認識一點講道的真 ' 都會不可避免地感到他從未講過道 。 可是他需要繼續努力,盼望靠著神的恩典 , 有一天他能夠貨真價實地講道 。